

青灯诡话

陈众 著

青灯黄卷绘形绘色
凄风苦雨神出鬼没



乡间那些稀奇诡怪的事儿

青灯诡话



青灯黄卷绘形绘色
凄风苦雨神出鬼没

陈
众
◎
著

乡间那些稀奇诡异的事儿

青灯话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灯诡话 / 陈众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3. 11

ISBN 978-7-5108-2424-1

I. ①青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9116 号

青灯诡话

作 者 陈 众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18
字 数 35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424-1
定 价 2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录



001	016	030	045	058	071	084	096	109	122
第一章	第二章	第三章	第四章	第五章	第六章	第七章	第八章	第九章	第十章
我的小伙伴淹死了	灵异第六感	斗 蟒	复仇的鬼新娘	欢喜傀	长胡子的小孩	血手镯	大红棺材	吸血的羊头	阴阳魂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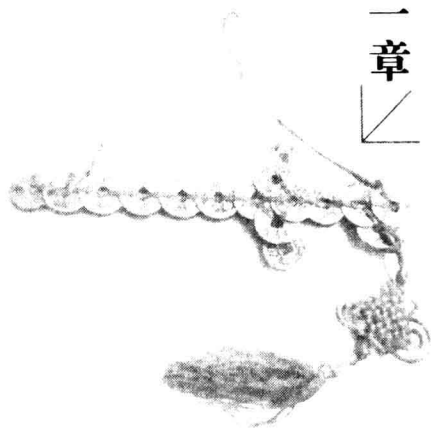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

138	151	164	177	190	206	220	236	251
第十一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三章	第十四章	第十五章	第十六章	第十七章	第十八章	第十九章
古墓托梦	山魈阴阳眼	鬼脸蜈蚣	纸人墓道	尸猫	鼠山	墓底深井	金罗大仙	冥婚鬼嫁

我的小伙伴淹死了

第一章



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事是注定的宿命。如果不是宿命，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奇怪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。

最先发生，也是我记忆中最早的那件怪事，发生在我六岁那年。那时我住在农村老家，一个山村里。

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，白白的阳光，晒得到处都是一片焦热。光脚走在路上，能明显感觉到地面上的滚烫热度。

那时农村没什么玩的，大夏天的，一群小孩子在一起，也就是抓抓知了，偷偷瓜桃李枣，或者去山上的蓄水湖里洗澡。

当时我们四个小伙伴在一起玩。一个是我，六岁；一个是大黑，七岁，隔壁大婶家的孩子，长得很粗壮，但是为人很老实，从来不用拳头欺负人，因此大家都很喜欢和他玩。

我们中只有一个女孩，四岁半，是我妹妹，还不懂事，但是不带她玩，她就会哭，所以我们玩的时候，她就当个小尾巴跟在后面。

还有一个就是二鸭子，乍一听名字，还以为叫“二丫子”的女孩呢，但其实他是男孩，也不知道他爸妈为啥给他起了个这样的小名。

二鸭子八岁，是我们几个人里最大的，也算是我们的领头老大，一般要玩什么，都是他说了算。

那天我们四个人又在一起玩，天太热，大家都出了一身汗。二鸭子就提议去山湖洗澡。我们当然都说好，于是一起蹦蹦跳跳往山湖跑去。

现在我知道，山湖其实是人工的蓄水湖。湖不大，南北只有几十米宽，北边是一条长长的水坝，拦住了向下倾泻的湖水。山湖的东西方向比较长，有几百米。

那时我们都还小，没有什么安全意识，就是知道在山湖里洗澡很凉快，完全没有想到其他事情。

到了山湖，大家找了一处浅水，就都脱衣服下去洗澡了。那时思想里还没有男女分别，所以我妹妹也脱光了衣服下水去洗澡。

大家一开始练习游泳、打水仗，玩得很开心，后来玩累了，就找了一处树阴，把半个身子泡在水里，靠着岸边沙地，一溜躺下来聊天。

二鸭子比我们大，会讲一些故事，就和我们说起这山湖里有水鬼，每年水鬼都要换班，所以就要勾魂淹死一个人替他继续值守岗位才行。

我说你别瞎说，这山湖好好的，哪里来的水鬼，你净编瞎话吓人。

他说你不信拉倒，我听奶奶讲的，我骗你干吗？

我说那你有什么证据？

二鸭子说，我奶奶说她有一次晚上十二点左右从地里回家，当时月亮好，她看到山湖上有一只小船在飘，还点着灯，有人在上面撑船，她好奇，就对着湖面喊了一声，一喊，那只船就不见了。第二天，山湖里就淹死了一个人。

我们当时听二鸭子一说，就感到浑身发凉，忽然觉得身下的水里会有一双手伸出来，抓自己的脚脖子把自己拖下去。我妹妹当时就吓得快哭了，她赶紧爬上岸穿好衣服，喊着要回家。

二鸭子看了哈哈大笑，说小孩子真是胆小，一下子就吓倒了。我没有理他，也上岸穿衣服。大黑一看我上岸了，也就跟着准备一起回家。

我们三个人很快穿好衣服，准备往回走，这时我想到二鸭子还没上来，于是想和他说一声，让他一个人在这儿玩，我们先回去了。



这一看不要紧，我当时就呆在那里了。平静的湖面，一片清清的水波，哪里还有二鸭子的身影？

我这一惊不小，连忙大叫道：“坏了，二鸭子不见了！”

大黑和妹妹听我一喊，也同时反应过来。妹妹吓得哭出声来，一把死死抱住我的胳膊，哭道：“哥，二鸭哥被水鬼吃了啊！”

大黑没当回事，冷笑几声，顺手折了根长树枝沿着水边走，一边走一边喊道：“二鸭子，你他娘的别吓人，躲哪边了，快给我出来！”

大黑知道二鸭子鬼点子多，他认为是二鸭子故意搞怪吓我们，说着话，拿着树枝往岸边的水里到处乱砸：“出来！快出来！”

大黑喊了半天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我们开始慌了神，知道肯定出事了。

因为岸边只有一片稀疏的树林，连高一点儿的草都没有，无遮无挡，二鸭子不可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跑掉，他要是跑过去，我们肯定能看到。何况他就算跑了，也不可能不穿衣服，他下湖之前脱下的衣服都还在树底下，怎么人会不见了呢？

剩下唯一的解释就是——二鸭子淹水了！

当时想到这个结果，我们都慌得大哭大喊起来，想喊大人来帮忙救人。

但是山湖离村子有一两公里远，大热天的又很少有人出门，上哪儿找人来救人？

眼看着没有办法，我们三个人在岸边慌成一团的时候，突然岸边的水面泛起一片水花，一个白花花的人影一下子从水里冲出来。

不是二鸭子是谁？

“哈哈，你们吓坏了吧！看我独门憋气功厉害不？”出水的二鸭子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得胜似的看着已经惊慌失措的我们。

大黑气得上前就拿树枝打他：“你他娘的，想吓死人是不是？”

“哈哈。”二鸭子拎着裤子就跑：“谁叫你们胆小啊，哈哈。”

我当时觉得二鸭子这恶作剧有点过分了，但是既然没事了，就是万事大吉，所以就没有生气，再加上妹妹吓得一直哭，我也无心再去追究二鸭

子，就哄着妹妹往回走。

大黑追了二鸭子一段路，也不追了，回来和我们一起往回走。

“以后别和他玩了，这人有毛病。”大黑一边甩着树枝，一边和我说话，不时用树枝在地面上画圈玩。

我皱皱眉头，看看大黑手里的树枝，问道：“打到他没有？”

大黑一甩树枝说：“打屁，跑得比猴子还快，沾都没沾到。”

我又问：“你手里是什么树枝？”

大黑拿起来看一下，撇撇嘴道：“桃树枝，奶奶的，也没见那树上结个桃子。”

我当时就感觉哪里有些不对。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二鸭子从水里出来之后哪里有些不对？

大黑说哪里不对，除了变得有点神经，还有哪里不对？再说，不神经那还能是他吗？

我妹妹擦擦眼泪说鸭子哥脸上有水草。

大黑说看到了，那是在水里带上来的，大同，你说的是不是这个？

我摇摇头说不是，是整体的感觉，感觉二鸭子笑得跟鬼一样，非常奇怪。

大黑说那太正常了，那家伙本来就跟鬼一样，一点都不奇怪。

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，不过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就领着妹妹回家了。中午了，我要哄她睡觉才行。那时我爸妈白天一般都不在家，不是在地里干活，就是出去赶集。所以我一个人在家带妹妹。

回到家把妹妹哄睡之后，我也有点昏昏欲睡，但是觉得有点饿，去找吃的。我卷了一块煎饼，一边吃一边在客厅里四处看，想找点东西玩，猛一抬头看到墙上挂着的日历。

我发现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，正是月中，晚上天晴的话，肯定有大好的月亮。那时候我虽然没有上学，但是平时跟着母亲认字，也能看懂日历了。

当时我就想起二鸭子讲的他奶奶看到山湖上有小船的事情，一种强烈的好奇感涌上心头，我很想去看个究竟。一个计划在我心里形成了，晚上



十二点我要去山湖那边看看。

可能大家会说，一个六七岁的孩子，半夜怎么敢跑出去？不过我要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情况。

在农村，特别是像我们那个地方，孩子们的成长是很自由的，所以从小胆子都特别大，特别不害怕的就是大自然。

我小时候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在月夜去树林里散步，看着地上斑驳的树影，吹着清凉的山风，感到格外安静和惬意。而且那时我们家就住在树林里，所以我更不会害怕树林。

当然了，不怕的范围仅限于我家周围的树林，我了解那片树林里的一草一木，闭着眼睛都能走回家。但是真要跑远了，还是会害怕的，不过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

打定主意之后，我没有和爸妈说，因为一说，他们肯定会阻止我的。

吃完晚饭，看了一会儿电视，家里人就都睡觉了。农村里没有什么娱乐，干活又累，晚上都睡得很早。

但是我不能睡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我赖在堂屋里看电视，一直看到晚上十一点半，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就出门了。

爸妈白天干活累，晚上睡得很沉，根本不会发现我出门了。我就这样轻松地跑出了家门。

外面大好的月亮，当空照下，树林的路面白白的，看得一清二楚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但是为了壮胆，我还是把家里的大黄狗唤上了。

大黄还以为我半夜带它出去玩，乐得伸着舌头“哼哧哼哧”地在树林里乱跑，惊得树上的鸟乱飞，我都有点儿后悔带它出来了，把本来很隐秘的事情搞得声势浩大。不知道那只小船还会不会出来，因为据二鸭子说，那小船是一喊就会消失的。

不过，好在半路上大黄追什么东西去了，我就一个人悄悄地沿着山路往山湖摸去。

快要到山湖的时候，我在路边折了一根桃树枝，攥在手里辟邪。虽然那时候我很小，但跟在母亲和姥爷身边，耳濡目染的，也已经知道这些辟邪之类的事情了。我妈跟我说过，桃树枝可以辟邪。

现在去农村还可以看见，襁褓里的小孩子，包袱上都会插一枝桃花或桃枝，那就是为了辟邪，因为孩子火气弱，容易被脏东西上身。

现在想来，幸好我当时知道这些，预先留了一个心眼，不然的话，我真不敢想象后果会怎样。

当时月上当头，遍地树影，我一手握着桃树枝，一手攥着衣襟，一脚深一脚浅，跑了半小时，才跑到拦湖大坝下面。

拦湖大坝依山而建，正好拦住两山之间的山谷，靠水的那面距离水面不到十米，但是不靠水的那边，从底到顶足足有五六十米高，大坝上都是厚厚的草皮灌木，黑乎乎的一片，那时我不知道这些草木是护堤用的。

我要想攀到大堤上面，只有几条斜斜的小路可以走，这些小路都是人踩出来的，本来也没有路。我没有多想，沿着一条小路就往上爬。

六岁的我，个头儿不高，走在小路上，完全被两边的矮树丛淹没，远看的话，绝对看不到那里有一个人在走路。同样，我走在那条斜坡小路上，也完全看不到四周的情况，我一口气就爬到了大堤上。

到了大堤上就好多了，大堤上是一条足足有五米宽的土路，土路过去还有一条深沟，然后再过一个坡就到山湖边上了。

站在大堤上的土路上，因为隔着深沟，还无法全览山湖的湖面，我于是又爬过那道深沟，一直攀到湖边，站在水泥铺筑的堤坝上方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山湖的湖面就一览无余了。

月光当空照下，在湖面上有一个明亮的月影，随水波散开一直延伸到坝的边缘。湖面一片空旷，根本没有我要找的小船。

我也是既来之则安之，沉浸在静谧夜色之中。没有小船就没有吧，看看湖光月色，也算没白来一趟。我喘了口气，在湖边坐了下来，很惬意地享受着山风。

坐了一会儿，觉得无聊，我起身准备回家，但是就在这时，不知道哪里飘来一块大黑云，把月光遮挡了起来。紧接着我周围就暗了下来，原本清凉惬意的山风也忽然变得猛烈起来。

我有些好奇地抬头看看天，以为要下雨了，心想着要赶紧回家。就在这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一阵隐隐约约的声音从湖面传了过来。



我当时就是一惊，一下子趴到堤坝上的草丛里，紧紧握着手里的桃树枝，抬头向湖面偷看，发现湖面隐隐约约居然有一点灯火在晃动。
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睁大眼睛细细去看，发现果然是灯火。但是除了灯火之外，就再看不到其他东西了。难道真是二鸭子奶奶看到的那个小船出现了？

我吓得手心里汗都出来了，趴在草丛里一动也不敢动，眼睛死死盯着湖面的灯火。只见那灯火慢慢地动了起来，开始向岸边飘来。完了，难道它看到我了？

我再也不敢停留，起身撒腿就跑。我连滚带爬地爬过深沟，来到大堤上面那条土路上，也不敢再走堤坝另外一边的斜坡小路，沿着堤坝土路就是一阵狂奔。

跑了没两步，我就听到身后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。我心里就想完了，那东西追来了！

想到这里，我更是不敢回头看，两腿用尽全力向前跑。没跑几步，突然脚下一滑，一下子狗啃地趴到了地上。

我这一跌，后面的脚步声居然也停了下来。

我趴在那里吓得全身都发抖，死死抓着手里的桃树枝，把头埋在两臂之间，紧紧闭上眼睛。我心说管你是什么，我就这样不看不理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，有本事你一口把我给吞了，算你厉害。

等了一会儿，我就感觉到，有东西走到我的头部，哼哧哼哧喘着气，接着一条湿答答的舌头就伸到我的耳朵上舔了起来。

我这时反而镇定下来，连忙坐起身来一看，舔我的不是大黄还是什么？我当时那个气啊，真想把大黄一脚踢飞出去。但是既然看到大黄，我心里也就踏实多了，顿时感觉什么都不怕了。

嘿嘿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嘛。

喘了一口气，我站起身就准备带着大黄回家，但是突然眼角一闪，一点亮光从侧面传来。

我侧眼一看，才发现原本飘荡在湖面的那点灯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飘到堤坝上了，就停留在我刚才趴的那片草丛上。而这时突然一阵猛烈

的风刮了起来，本来就黯淡的天空，乌云更浓了。

身边的大黄好像发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正在靠近一般，躁动不安地呻吟起来，不停用爪子扒着地。

我一时愣在当场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再去看刚才停在不远处的那点灯火，才猛然惊醒。

此时那点灯火周围又聚集了一堆星星点点的灯火。慢慢的，这些灯火形成了一个人形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个发光的孩子趴在草丛里，那姿势和我刚才一样。

最让我恐惧的是，那个小孩居然回头看着我，慢慢起身，蹒跚着脚步，一步步地向我走来。我的心揪了起来，浑身冒冷汗，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。

发光的小孩慢慢向我靠近，我惊得浑身都麻木了，两腿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，想动却一点儿都动不了。

眼看着那东西离我越来越近，我屏住了呼吸，眼睛吓得紧紧闭上了。

就在这时，身边的大黄“汪”一声冲了出去。

我一惊，回过神来，张眼一看，发现大黄已经向那个东西扑了过去。我吓得连叫住大黄都没有叫得出声，大黄已经扑到那个东西面前了。

随着大黄一声低吼，那个东西瞬间炸散开一片，光点四处乱飞。大黄“咯吱咯吱”地在原地到处嗅着什么，同时吃着什么东西。

我看大黄好像没事，跑过去一看，才发现原来是一群萤火虫。乖乖，可把我吓得不轻。

我拍拍大黄的脑袋：“走吧，咱回家。”

“回家？”随着我的声音落下，一个微弱的声音突然从堤坝靠水的一边传了过来。

有人？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，连忙带着大黄再次爬到方才的堤坝上，向湖面看去。经过前面两次自己吓自己的虚惊，我已经放松下来了，完全不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我倒要看看，是谁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。

“谁？”我下意识地问道。



没有回答，但是我却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人影。确切地说，那是一个小孩的身影。他下半身浸在水里，上半身趴在堤坝边倾斜的水泥板上。

“是谁？”确定是一个人之后，我又问了一句。

但是那个人依然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抬头向我看过来。月光黯淡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只是感觉有两道目光直直地向我望来。

我被他那个样子吓得不清，一着急，向下走了一步，拿手里的桃树枝敲着水泥板，问他：“你是哪个？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那个人看看我，开口说话了。

“我洗澡，晚上太热了。”说完他就转身向湖心游去，拉开浅浅的水纹。

我喘了口气，在堤坝上坐下来。大黄伸着舌头，也在我旁边趴下来，似乎完全没有看到那个人。

我一看大黄的样子，顿时觉得不对。大黄半夜看到生人肯定不会这么安静，为什么它刚才看到那个人没有反应？我忽然明白过来，连忙去看湖面，哪里还有刚才那个人的影子？湖面一片寂静。

我不由得一下子站起身来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这次再也不敢停留，唤一声：“大黄，跑！”说完带着大黄就拼命往回跑。

一口气跑到家里，我全身瑟瑟发抖。多亏我体力好，不然这样一路跑下来，不摔死也累死了。

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上午八九点了，家里没有人，我以为爸妈早就下地干活去了，也没有太在意，就揉揉眼睛起身，找东西吃。

但是这时我爸妈忽然从大门进来了，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。

我仔细一听，才明白，原来昨晚山湖里淹死了一个人。当下不由惊得浑身都木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问道：“谁淹死了？”

“二鸭子啊，你看好好的孩子，可惜了。”妈妈随口说道。

我听完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。二鸭子居然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昨天夜里跑去游泳了？

妈妈看到我的样子，还以为我是为因为失去小伙伴而伤心，解释道：“好像是昨晚自己跑去游泳死的，衣服还脱在岸边呢。早上找到的时候已

经死了，游到水草里了，被水草缠住了。”

水草？我听了又是一惊。因为我想起了昨天洗完澡回家的时候，妹妹说的话，那时候她说二鸭子的脸上有水草。现在二鸭子就是死在水草堆里，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？

想到这里，我有些毛骨悚然了。我有些后悔，没能在看出了二鸭子的怪异情况时，第一时间去告诉他的父母，阻止他再次回到湖里去。

从那时起，我就总是觉得，二鸭子的死或多或少和我有一些关系。

我怀着很沉重的心情去了二鸭子的家，想最后再看看二鸭子，但是他的父母却一边大哭着，一边让我不要去看，说是小孩子不能看。我的父母也极力阻止我，但是我却一点儿也听不进他们的话，就是想绕过他们，进去看看二鸭子。

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当我看着停放二鸭子尸体的小草房时，总是觉得能够看到隐隐约约的模糊影子。我不能确定那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那个东西让我很不舒服，我觉得它会伤害已经死去的二鸭子。

二鸭子虽然死了，但毕竟他是我的小伙伴，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为他做点什么。所以，我挣脱了大人們的阻挠，直冲冲地冲进了二鸭子的房间。

房间是农村里那种低矮的小茅屋，里面点着一根昏黄的蜡烛。房间中央铺了一张凉席，身体已经变硬发青的二鸭子，就那样脚朝外、头朝里地躺在凉席上。

我在冲进房间的过程中明确感觉到，那团模糊的黑色东西如同触手一般猛然缩回了屋里，藏到了二鸭子的体内。

“二鸭子！”我站在门口望着里面躺着二鸭子，大喊了一声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冰寒的凉意袭上了我的心头，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，已经死去了的二鸭子，此时居然咧嘴笑着，猛然坐了起来，两只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

“啊！”我下意识地猛然一声惊呼，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上，顿时觉得天旋地转，全身冰冷，一颗心完全纠结在一起，觉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。我



只感到二鸭子无比狰狞的脸孔在自己面前越来越大，而他如同枯枝一般的双手也越来越近地要掐到我的脖子上。

就在我拼命挣扎，想要挣脱二鸭子的手臂时，突然感到眼前一黑。

有人用手捂住了我的眼睛，接着我就听到母亲在我耳边大喊道：“大同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接着，捂住我眼睛的手掌拿开了，这时我看到自己的样子，不由吓得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居然自己爬到了二鸭子身上，拿起他的手臂来掐自己的脖子。我完全傻了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二鸭子的父母吓得都忘记哭了。

倒是母亲很有经验的样子，二话不说，把我抱起来就往外走。二鸭子的父母问她怎么了，她也不说话，只是闷头往外走。

我趴在母亲的肩膀上，还在为刚才的情况感到疑惑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母亲的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。

这是个女人，长长的黑发湿漉漉地披在脸上，身上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衣服，脸皮白得吓人，眼睛正盯着我。

我不觉疑惑地向母亲问道：“妈，那个人是谁啊？怎么没见过？”

母亲听到我的话，脸色大变，猛然回头去看我手指的方向，但是却似乎什么都看不到的样子，她脸色沉重地说道：“居然还跟着，呸呸，滚远点！”

我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，但奇怪的是，她吐完之后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居然不见了。

这个时候，我似乎也明白了什么，一时间吓得全身哆嗦起来，死死地缩在母亲的怀里，动都不敢动。

“这孩子今晚撞邪了。”回到家里，母亲把我交给父亲，“得给他叫叫魂才行。”

“撞了什么？”听到母亲的话，父亲问道。

“他自己爬到二鸭子身上去了，那是山湖的脏气，这孩子这么大了，居然还能看到，刚才还跟我说有东西跟过来了。”母亲说着话，神秘地看

看外面，然后问我：“大同，现在门口有人么？”

我抬眼望向大门口，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在向我招手，我吓得一下子抱紧了父亲，大喊道：“有人，有人！”

“你看看，这孩子。”听到我的话，母亲把我放到床上，对父亲说：“估计我叫还不行，得让我爸来，他老人家岁数大，才压得住。”

“那我连夜去请他过来。”听到母亲的话，父亲脸色凝重地出去了。

“你快去，晚了估计这孩子保不住。”看着父亲离开，母亲这才回来哄我睡觉，摸摸我的脑袋说：“烧了。”

我看着母亲，感觉视线越来越模糊，全身懒懒的，酸痛得要命，昏昏欲睡。在睡着之前，我还记得问母亲，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谁？

后来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，我只知道在睡着之前，母亲说道：“这下糟了，红松家的媳妇居然还在。”

叫魂，在我们老家山村里，是一种传统习俗。我记得母亲第一次叫魂是给我妹妹叫的。

那时候妹妹刚一岁，有一天晚上，父亲和母亲一起在山上的陵园里偷伐了一棵松树，半夜摸黑拖回家来。那时候家里穷，盖房子要用，这种上好的木料买不着，一般偷偷去山上的陵园里偷一棵就行了。这是山村默认的规矩。

当天晚上，松树偷回来之后，母亲没有洗澡就上床搂着妹妹睡觉了。结果第二天妹妹鼻子和耳朵出了血，发了高烧。

母亲就知道妹妹被脏气冲到了，不过不是很严重，于是要为妹妹叫魂，而我得配合母亲。

叫魂的方法有两种，一种是中午的仪式，一种是深夜的仪式。

中午的仪式很简单，只需要在家进行。需要准备一个勺子，几张上坟用的草纸和一个铁盆。准备好材料之后，母亲坐在门前，用草纸包好勺子，然后在盆里放一点水，然后一手端着勺子，一手沾起一点水滴到勺子上的草纸上。

每滴一滴水，母亲就会向门口喊一声：“小瞳，回家喽！”而我则要跟在旁边答应着：“回来了。”